

海虞二冯旧藏《文心雕龙》明抄本考论

高树伟

内容提要 通过目验国家图书馆、常熟图书馆所藏海虞二冯旧藏两部明抄本，以探究其底本来源为导向，从递藏源流、版本校勘等角度切入，可知这两部明抄本与元至正本有异文处，多与明万历梅庆生音注本汇集的诸家校勘成果及梅氏校改文字相合，且与天启二年梅氏第六次校定本再校改的百余字大都不合。海虞二冯旧藏两部明抄本与万历梅庆生音注本关系密切，其底本应非宋本，其中《隐秀》篇补文来源不明。

关键词 文心雕龙 明抄本 冯舒 冯班 梅庆生

《文心雕龙》的版本，今存唐写本残册，宋本已佚，元刻仅存孤本（以下称“元至正本”），讹脱颇多。明代重视此书，刻本甚夥，其中梅庆生《杨升庵批点文心雕龙音注》校勘成就最大。梅氏依托谢兆申、曹学佺两个交游圈，以杨慎批点本为底本，汇集徐燊、鍾惺、俞安期诸家校勘成果，重为校订，附以音注，于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）刊行（以下称“万历梅氏音注本”）。后经多次校改，又于天启二年（1622）刊行第六次校定本（以下称“第六次校定本”）。

以往因《隐秀》篇补文真伪之争，研究者曾探研传世诸本，以追溯《隐秀》篇补文源头与宋本原貌。相较于唐写本、元明刻本，海虞冯舒、冯班兄弟旧藏的两部明抄本（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、常熟市图书馆，以下称“国图本”“常熟本”），尤其是常熟本，学界的关注、研究不足^①。这两部传言据钱功甫本抄录的明抄本，其底本究竟是否为宋本，此前并无确凿结论。对这两部明抄本的模糊认识，不但会影响校理《文心雕龙》时底本、校本的选择，还直接关涉对《隐秀》篇补文来源、真伪的判断。因此，有必要对明代诸本进行全面校勘并厘清其版本源流，参照唐写本、《太平御览》（以下称《御览》）引文，细校这两部明抄本，通过审视其中异文出现的时间，追溯其可能的底本来源。

经目验，先对常熟本略作介绍。常熟本（文献登录号：002312），十卷，一函一册。黑口，黑对鱼尾，半叶九行行二十字。上下单边，左右双边。版心镌“文心卷某某”。正文首叶板框右上钤“彭城”印，右下钤“天启甲子”“钱孙保一名容保”诸印^②。末叶末行，自下而上钤“孝修”“求赤氏”“钱孙保印”三印。冯班跋末钤“班”“一字虎”二印（参见[图1]）。书中夹一签条，有“丁侯齐捐”四字。书中颇多朱笔校字，《诠赋》篇“并辞赋之流”旁有朱笔批“英杰”二字，下有“朱字皆《御》”，与国图本冯舒跋“崇祯甲戌，借得钱牧斋赵氏钞本《御览》，又校得数百字”一致^③，确认此

^① 此前，已有研究者介绍过常熟本，未作全面校勘，也未揭示其底本来源，其研究思路与结论也均与拙文不同。感谢王术臻先生提示。参见周小艳、张晓宇《〈文心雕龙〉版本补考》，《河北大学学报》2013年第2期。

^② “钱孙保一名容保”处两印叠盖，另一印文为“一字虎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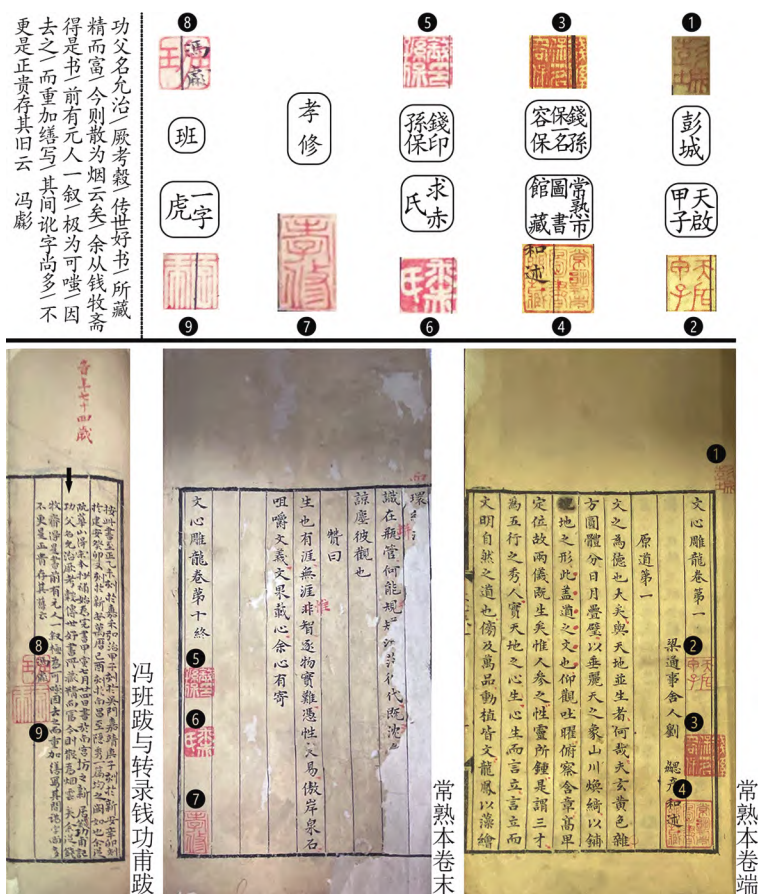
^③ 黄叔琳注，李详补注，杨明照校注拾遗《增订文心雕龙校注》“附录”，中华书局2012年版，下册，第975页。

书也曾以《御览》校过。

书末过录钱功甫跋，其后有冯班跋：

功父名允治，厥考穀，传世好书，所藏精而富，今则散为烟云矣。余从钱牧斋得是书，前有元人一叙，极为可嗤，因去之，而重加缮写，其间讹字尚多，不更是正，贵存其旧云。冯彪。（刘勰《文心雕龙》卷末，常熟市图书馆藏明抄本）^①

据题跋印记，知此书为冯班旧藏，后为钱求赤（名孙保，1624—？）收藏。对比两抄本，纸张左右板框略异，行格相同，字迹接近，应同为谢恒所抄。这两部明抄本都曾归常熟藏书家钱兴祖（字孝修）收藏。其传抄、流布过程存在交集。两抄本除少量音同或音近的异文，文字基本一致，同出一源。冯班跋称“功甫原本”中的元人叙，应指元至正本书前钱惟善的叙。



〔图1〕 常熟图书馆藏《文心雕龙》明抄本卷端、卷末及冯班跋文

海虞二冯旧藏两部明抄本，分藏南北两地，均未影印，不便直接对勘。笔者先取常熟本与元至正本通校，凡遇不同，即记异文于元至正本复制件天头。通校后，理出异文表，以此为基础，再去校国图本。在此基础上，参校唐写本、《御览》引文（《四部丛刊》三编影印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刻本）、明弘治十七年（1504）冯允中刻本、嘉靖十九年（1540）汪一元刻本、嘉靖二十二年（1543）余海刻本、万历七年（1579）张之象刻本、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）王惟俭训故本（以上均用中国国家图书馆

① 杨明照曾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隆庆本卷末抄录此跋，唯“彪”（义为虎皮之斑纹）误作“彪”（参见《增订文心雕龙校注》“附录”，下册，第976页）。感谢李士彪教授提示。

藏本,索书号分别为08607、05065、10373、A01831、02369)、万历间梅氏音注本、凌云套印本(以上两种均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,索书号分别为SB/810.04/7246.2、SB/810.04/7246.29)、第六次校定本(北京大学图书馆藏,索书号为SB/810.04/7246.1)。在确认两部明抄本与万历梅氏音注本相近后,再取两部明抄本与万历梅氏音注本、第六次校定本通校。

万历梅氏音注本书前凡例中有如下三条,详细说明了改字的处理方式:

一、篇中于改补字外用一□圈之,且注元脱、元误并元改,补人姓字于下,如无姓字,即为愚所正者,欲使读者知诸家用心之苦与愚校订之烦尔。

一、篇中字有讹者,注云当作某,疑者注云疑作某,他本与元本不同而二义俱通者,注云一作某,皆存其本文,不欲擅易,志慎也。

一、注元为字句,脱误甚多,至不可读,乃寻求诸书,用以改补,复引诸书之文,以相印证。(梅庆生《杨升庵批点文心雕龙音注》“凡例”,《金陵全书(丁编·文献类)》,南京出版社2021年版,第14册,第30—31页)^①

梅氏校订《文心雕龙》,颇重视诸家校勘贡献,多注出处,凡改补之字均以“□”标示,注明“元脱”“元误”及校改人姓名,未标姓名处即梅氏所改。又于讹字下注“当作某”,有疑问者注“疑作某”,有两通异文者注“一作某”。梅氏以双行小注标示的各家校改,为探寻两部明抄本的底本来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异文线索。

二

二冯旧藏两部明抄本,文字与元至正本有差异处,大都与唐写本、《御览》引文及明万历三十七年王惟俭训故本、万历梅氏音注本、凌云套印本相同,而尤与万历梅氏音注本相近。其中大部分异文,与万历梅氏音注本汇总的杨慎、朱谋玮、曹学佺、王嘉丞诸家校改文字(多据《御览》《玉海》《楚辞》《汉书》《广文选》《穆天子传》等书校改),及梅氏“当作某”“疑作某”等理校文字产生关联。我们汇拢异文,将明抄本承袭万历梅氏音注本的文本证据归为两类,吸收此前校勘成果,选择有代表性异文出校记如下:

其一,明抄本多承袭万历梅氏音注本编辑的诸家校改文字。

1. 明抄本“是以子政论文,必征于圣;稚圭劝学,必宗于经”(《征圣》),唐写本作“是以论文必征于圣,窥圣必宗于经”,元至正本作“是以政论文必征于圣,必宗于经”,王惟俭训故本作“是以□政论文,必征于圣,必宗于经”,万历梅氏音注本作“是以子政论文,必征于圣;稚圭劝学,必宗于经”(凌云套印本、第六次校定本同,“子”“圣”二字下,分别注云“元脱,杨补”“四字元脱,杨补”。

2. 明抄本“匹夫庶妇”(《乐府》),唐写本作“及疋夫庶妇”,元至正本误作“及夫庶妇”,诸本承此误,万历梅氏音注本作“匹”(凌云套印本、第六次校定本同),注云“元作及,许改”。

3. 明抄本“乐盲被律”(《乐府》),唐写本“盲”作“胃”,诸本均误作“育”,万历梅氏音注本作“盲”(凌云套印本、第六次校定本同),注云“许改”。

4. 明抄本“迁史固书”(《颂赞》),唐写本误作“史班固书”,《御览》《玉海》引文均作“史班书记”,元至正本误作“史班固书”,明代诸本误作“史班固书”或“班固史书”,万历梅氏音注本作“迁史固书”(凌云套印本、第六次校定本同),以□圈出。

5. 明抄本“霍子侯暴亡”(《哀吊》),唐写本、《御览》引文“子侯”均作“嬪”,元至正本作空

^① 此即杨明照所称明梅庆生天启二年校定后重修本,凡例内容与第六次校定本同。

格,明代版本承元至正本作墨丁,或误补“去病”或“侯”,万历梅氏音注本作“子侯”(凌云套印本、第六次校定本同),注云“元作光病,曹改”。

6. 明抄本“赐太守陈遂”(《诏策》),陈遂昔负汉宣帝博赈,帝诏书戏责其偿^①,“赐太守”应作“责博于”^②,元至正本“于”因形近讹作“士”,诸本承其误,作“责博士”,万历梅氏音注本作“赐太守”(凌云套印本、第六次校定本同),注云“元作责博士,因考《汉书》改”。

7. 明抄本“则文自张纯”(《封禅》),诸本“自”作“字”,万历梅氏音注本作“自”(凌云套印本、第六次校定本同),“自”以方框□圈出,注云“元作字”。

8. 明抄本“言敷于下”(《奏启》),《御览》引文作“敷于下情”,《玉海》引文作“敷下情”,诸本无“言”字,万历梅氏音注本有“言”字(凌云套印本、第六次校定本同),注云“元脱,谢补”。

9. 明抄本“赵至叙离”(《书记》),《御览》引文“叙”作“赠”,元至正本作“赠”,明代诸本作“赠”,万历梅氏音注本作“叙”(凌云套印本、第六次校定本同),注云“元作赠,王性凝改”。

10. 明抄本“索莫乏气”(《风骨》),诸本作“索课乏风”,万历梅氏音注本作“索莫乏气”(凌云套印本、第六次校定本同,“莫”“气”二字下分别注云“元作课,杨改”“元作风,杨改”。

由以上十例可见,梅氏汇集的诸家校改文字,有不少是受元至正本之误影响,直到明代才出现的,这些无版本依据的校改文字,多与两部明抄本相合。如以上所举明抄本《征圣》篇的“稚圭劝学”四字,万历梅氏音注本注云“四字原脱,杨补”,而唐写本作“是以论文必征于圣,窥圣必宗于经”。此前王利器、詹锳已引《宗经》《史传》等篇叙及师圣、宗经、依经、附圣等句,证唐写本此处“征圣”“宗经”意同,是“撮略为言,而不必指实为何人”^③。唐写本“是以”句后确有撮略总结意味,落在“论文”之法上,而杨慎所补“子政论文”“稚圭劝学”,将此句拆解为刘向、匡衡二人,且“刘向论文”不知所据^④。匡衡劝学,也并非因“论文”上疏,似偏离《征圣》篇旨。由此可见,所谓“子政论文”“稚圭劝学”的异文,应属后出,为两部明抄本所承袭。明抄本《乐府》篇“匹夫庶妇”,万历梅氏音注本注云“元作及,许改”,唐写本作“及疋夫庶妇”。元至正本脱“匹”字,许无念将“及”字径改作“匹”,也为明抄本承袭^⑤。《乐府》篇“乐盲被律”,万历梅氏音注本注云“元作育,许改”,唐写本作“胥”(引者按“胥”之异体)。《颂赞》篇“迁史固书”,万历梅氏音注本同,唐写本作“史班固书”,《御览》《玉海》引文皆作“史班书记”,《文心雕龙》原作“史班书记”的可能性较大,受唐写本、元至正本“史班固书”之误影响,“迁史固书”也应属后出而为明抄本所承袭。《哀吊》篇“霍子侯暴亡”,霍嬭陪驾汉武帝泰山封禅归途暴亡,武帝伤而作诗(事具《汉书》《艺文类聚》《太平御览》),作“霍去病”者显误。万历梅氏音注本注云“元作光病,曹改”,唐写本、《御览》引文均作“嬭”,因元至正本误作“光病”,“子侯”二字即曹学佺受元至正本误作二字而误改,为明抄本承袭。诸如此类,大都受元至正本之误影响,后为两部明抄本所承袭。

其二,明抄本承袭万历梅氏音注本梅庆生理校文字。

明抄本“子云羽猎”(《夸饰》),诸本作“校”,万历梅氏音注本作“羽”(凌云套印本、第六次校定本同),注云“当作羽”。明抄本“乃相如推之”(《事类》),诸本作“接人”,万历梅氏音注本“接人”二字(凌云套印本、第六次校定本同),注云“疑当作推之二字”。明抄本“美玉屑之谈”

① 参见班固《汉书》卷九二《游侠传》,中华书局1962年版,第11册,第3709页。

② 孙诒让《札迻》卷一二,中华书局1989年版,第478页。

③ 王利器《文心雕龙校证》卷一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,第9页。

④ 桥川时雄《文心雕龙校读》,转引自刘勰著,詹锳义证《文心雕龙义证》卷一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,上册,第47页。

⑤ 此前,已有研究者指出唐写本是,而许校改“及”作“匹”误(参见赵万里《唐写本〈文心雕龙〉残卷校记》,《清华学报》1926年第3卷第1期)。

(《时序》), 诸本作“笑玉屑之谏”, 万历梅氏音注本作“笑玉屑之谏”(凌云套印本、第六次校定本同), “笑”“谏”二字下分别注云“当作美”“当作谈”。明抄本其余不同处, 或为异体, 或形近而讹, 大都无伤文意。另, 取明天启二年梅庆生第六次校定本对勘万历梅氏音注本, 具体考察第六次校定本校改的七百余字, 两部明抄本仅有“事止丽牲”(《诤碑》)、“必敛微入规”(《奏启》)、“征人之学”(《丽辞》)等少数几处与之相合。

此外, 两部明抄本《原道》篇有八处异文较为特殊(“则焕乎为盛”“至若夫子”“雕琢情性”“故爱自风流”“莫不原道心以敷章”“著象乎河洛”“发挥事业”“天下之动者”), 此八处异文独与《御览》引文同, 其余诸篇没有这一特殊的文本现象。因此, 笔者怀疑两部明抄本所据“功甫原本”中的《原道》篇, 颇有可能据《御览》引文校改过。

综上所述, 国图本、常熟本均为谢恒所抄, 同出一源。这两部明抄本与传世诸本存在异文处, 多与万历梅氏音注本汇总的杨慎、朱谋玮、曹学佺、王嘉丞诸家校勘改字, 以及梅氏理校文字相合。其中有不少异文是在元至正本之误的影响下产生的; 有些异文则是明代出现的, 没有外在版本依据, 也无内在文本理据。两部明抄本与万历梅氏音注本存在文本承续关系, 于校勘《文心雕龙》而言, 并无独特异文。“功甫原本”应非宋本, 其中《隐秀》篇补文, 确如钱功甫跋所说, 是单独“抄补”而来的^①。因阮华山旧藏宋本不传, 补文来源仍未明晰。因此, 《文心雕龙》的整理校勘, 似不宜将两部明抄本列入校本。古代经典的校勘整理, 在择定底本、校本前, 深入研究具体版本的性质, 细化版本源流, 仍是关键。

[作者简介] 高树伟,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。发表过论文《毛国瑶辑“靖藏本〈石头记〉”批语辨伪》等。

(责任编辑 李 科)

^① 《增订文心雕龙校注》“附录”, 下册, 第973页。